

文化版之中國模式？中國對文化影響力之建構

方建蘋¹

摘要

本文以「文化影響力」之視角而非「軟實力」來看中國對外對其文化的建構與推動。面對「中國如何藉由政府主導的方式去推動自身的文化、建構中國的文化影響力？」之問題，本研究認為中國推動、建立文化影響力的方式與多數西方國家普遍由跨國企業、市場、媒體等民間非政府力量作為主導的發展方式並不同，而是由國家或政府作為主要角色，透過政策、官方的安排去建立中國文化的連結、傳播中國文化，彷彿「文化版之中國模式」，本文從政策層面的規劃與頒布，如：文化「走出去」、每個五年期的「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等，至實際面向的行動，包括：推行「中國文化節」活動、在各地設立「孔子學院」與「中國文化中心」等，去瞭解中國對「文化影響力」的建構過程，再輔以「孔子學院」的發展作為案例探討。最後，本文發現此種「文化版之中國模式」，由政策面至實際舉措上使中國在「文化影響力」的塑造與發展具有特殊性，但也因與普遍西方國家不同而招致質疑與批評；此外，從「孔子學院」的案例中得知，儘管外界對中國建構「文化影響力」的方式有所齟齬，但這並不意味中國的方式是失敗的，因就「孔子學院」的例子，還是有區域、國家及其當地民眾對「孔子學院」、漢語教學的需求是迫切的。

關鍵詞：中國、文化影響力、文化版中國模式、孔子學院

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生
通訊作者：方建蘋，E-mail: t820822@yahoo.com.tw
收稿日期：2022/08/10；接受刊登日期：2022/10/12
DOI:10.6284/NPUSTHSSR.202212_16(4).5

壹、前言

全球化為文化傳播與交流創造更多的機會，但同時亦衝擊在地文化、民族文化與傳統的文化價值認知，更有甚者，產生強勢的文化霸權。在現今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歐美國家）文化蔚為主流，在世界多樣性的文化中佔據中心的地位，使得弱勢文化、邊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在失去其文化主權、面臨嚴峻的考驗（房思宏，2004: 115-119；何春蕤，1994: 3-9；White, 2001）。故當中國因經濟實力快速增長而使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快速上升的同時，亦想找回屬於自身的文化自信、將自身的文化傳遞出去，讓不同文化的國度以瞭解中國、不排斥進而信任中國，在此，中國政府、官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透過政府的政策、官方的安排與佈署去建立中國文化的連結、傳播中國文化，彷彿「文化版之中國模式」，以此方式建構中國的文化影響力。

在中國藉由政府主導的方式，推展中國文化、建構中國文化影響力的過程裡，雖然能使更多文化元素¹升級為文化符號與中國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²但就影響力而言則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論及此，筆者認為「孔子學院」便是著名的一例。

近年在主流媒體、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專家學者的評論中，「孔子學院」是聲名狼籍，批評其為「中共設在海外的特洛伊木馬」、「裹著文化糖衣的紅色滲透」，還有一部紀錄片《假孔子之名》指出「孔子學院」在海外假孔子之名行滲透擴張之實，多認為中國藉由推動外國人學習中文與瞭解中國文化的宣傳、建立中國「軟實力」之方式，執行具政治、意識形態意涵的「銳實力」（Edwards, 2021; Kang, 2021; Trian, 2021; Fowler, 2019; Dukic, 2020; Mason, 2021），僅有一些小眾媒體、發展中國家有正面肯定的評價；³但儘管如此，當我們談及中國如何建立、

¹ 功夫、旗袍、綠茶、茉莉花、熊貓等。

² 舉例而言：大熊貓是中國文化和自然生態的一種象徵，中國藉由熊貓以國禮贈送、商業借展、科技交流的方式提升中國的國際能見度及國家形象，此時「大熊貓」已從單純屬於中國的物種，昇華為與中國相連結的文化符號（趙芳儀，2021: 173-214）。

³ 詳細資料請見 Kyzy (2021); Ekstrom (2021); Ambassador: Chinese language is popular in Belarus, Website: <https://eng.belta.by/society/view/ambassador-chinese-language-is-popular-in-belarus-146897-2022/>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Confucius Institute popularizes Chinese among Lebanese, Website: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108/04/WS6109d9bea310efalbd6666df.html>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South Africa's top university values Confucius Institute's role in two-way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Website: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africa/2021-06/07/c_139992451.htm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Benabdallah (2021)及孫廣勇（2022）〈泰國孔敬大學孔子學院創辦《漢學與國際中文教育》期刊〉，網址：<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102/c1002-32322751.html>（2020年1月13日上網）。

推展其文化軟實力時，「孔子學院」仍是中國在建構文化影響力過程中其中一個顯著的案例。

「孔子學院」是中國建立文化影響力的一種方式，而除了「孔子學院」之外呢？中國透過官方的力量，採取了何種措施、政策或行動去建立其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呢？更具體而言，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為：中國如何藉由政府主導的方式去推動自身的文化、建構中國的文化影響力？故本文會去瞭解一般大眾、學界所認知的中國「軟實力」並建立對中國「文化影響力」的認知⁴，以及中國對文化建構、推動、發展的政策、措施與行動，後再以「孔子學院」作為一案例探討，以期更深入探究中國透過官方佈署的方式對「文化影響力」的建構與發展。

貳、對中國「文化影響力」的認知

一般對中國「文化影響力」會用「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來說明。「軟實力」(Soft Power)⁵是由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S. Nye)所提出，認為「軟實力」在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外交政策上的吸引力，利用此吸引力，透過說服的方式改變其他國家的政策，就如同美國的軟實力包括文化(如：好萊塢、哈佛、微軟)、民主和人權的政治價值及其促進和平與人權的外交政策等(Nye, 1990: 166-167; Nye, 2003: 74-75; Nye, 2004: 17)。

Joseph Nye 的「軟實力」概念提出後被廣泛地運用，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及其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對中國「軟實力」的討論也被搬上了檯面，並且對其有諸多的評論與觀點。有將能代表中國軟實力的元素整理、羅列出來應對 Nye 所提出的文化、政治價值、外交政策三個面向而去劃分說明的，認為中國在文化層面上的有文學藝術作品、電影、海外文化機構等，政治價值上則是中國獨有的發展模式，而外交政策則含了多邊主義、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參與等，更有學者在看待中國「軟實力」時將 Nye 的文化、政治價值、外交政策擴展為文化吸引力、政治價值、發展模式、國際機制、國家形象與經濟誘惑，甚至更

⁴ 大多數專家學者會使用「軟實力」一詞來說明文化上的影響力，但本文認為使用「文化影響力」一詞在本文中更為恰當，此觀點在後續文章中有更清楚地解釋。

⁵ Joseph Nye 在 1980 年代末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對其定義為：一個國家可在世界政治中獲得它想要的結果，因為其他國家基於欽佩其價值觀、仿效其榜樣、渴望其繁榮和開放的程度，所以想遵循它。(原文: "A country may obtain the outcomes it wants in world politics because other countries - admiring values, emulating its example, aspiring to its level of prosperity and openness - want to follow it.")。資料來源：(Nye, 2004: 5; Ikenberry, 2004: 136-137)。

分出語言、媒體、移民、高等教育等諸多細項(Gill and Huang, 2006: 17-36; Hunter, 2009: 373-398; Li and Worm, 2011: 69-89);美國學者 David Lampton 則將中國「軟實力」納入了領導人素質、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國家形象等元素(Lampton, 2008: 18-21);還有觀點認為中國對「軟實力」的認知是除了軍事、安全領域外之所有因素，故也包含著經濟與外交(Kurlantzick, 2006: 1-7);而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等、歐洲智庫 ETNC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所發表之分析報告則將經濟合作、海外投資、發展援助、災難救濟、文化教育、旅遊等多樣內容皆放入對中國「軟實力」的評估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國所主導之「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投行也成為外界在看待中國「軟實力」時的重要評估對象(Thompson, 2005: 11-41; LaForgia, 2017: 633-649;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2021;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8)。

在認知中國「軟實力」的同時，亦會看到諸多西方對於中國發展自身「軟實力」意圖的觀點。一為中國發展「軟實力」是基於防禦心理，為反駁中國威脅論的觀點，以塑造其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形象(Glaser and Murphy, 2009: 10-26);另一是中國發展「軟實力」是削弱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軟實力及全球領導地位，試圖在國際間建立屬於中國的價值觀(Kurlantzick, 2007: 2-5; Cardenal, 2017: 5; Hunter, 2009: 373-398; Kurlantzick, 2006: 1-7; Zanardi, 2016: 431-447);還有一個則是當中國人民在面對全球化與西方文化帶來衝擊時，中國「軟實力」的發展能夠維持其國內的穩定、政權合法性與民族認同(Wuthow, 2008: 5-9; Barr, 2012: 81-94; Callahan, 2015: 216-229; Manzenreiter, 2010: 29-48);這三種觀點不僅反應出西方國家(尤其是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對於中國發展「軟實力」的看法外，還帶出了另一個在西方國家「濾鏡」下對中國「軟實力」理解的意涵，由於「軟實力」此概念的提出是基於對美國維持霸權地位的探討，故當用「軟實力」一詞談論中國影響力時，此慣性思維便會將中國「軟實力」與霸權地位做連結，而凸顯出中國的侵略性與戰略意圖。

除了帶著西方「霸權地位」濾鏡的觀點外，在瞭解中國「軟實力」或者說中國影響力時還有一個重要的看法，即是中國沒有軟實力可言，因為近代中國文化的蒼白。有部分學者認為，當今中國的影響力、國際地位來自於經濟實力的支持，當提及文化領域所創造的影響力實則寥寥無幾、乏善可陳(Rawnsley, 2008: 282-291; Albert, 2018)，即使用數據比較、分析去說明中美兩國之軟實力不相上下的結果，依舊未能說服眾多讀者心中的質疑(遊國龍, 2017: 19-26);中

國在面對文化領域上往往處於「西強中弱」的形勢，落後於許多西方國家，對於此種現象被認為是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尤其又在全球化、大眾媒體盛行的當今國際環境，西方文化會被顯得更強勢而突出，東方文化則被「非中心化」，甚至衍生「西方優而東方劣」的文化霸權心態，在此一看法下，中國的文化影響力便是如此（蔡國裕，2010: 13；王嶽川，2005: 109-110）。故在看待中國「軟實力」或中國影響力時，或許可以採「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⁶的觀點，不以預設的價值觀去評斷另一文化的內涵。

「軟實力」的概念在 1990 年代 Nye 提出之初，意指文化、價值觀等層面的吸引力，並可藉由此吸引力說服其他行為者「自願的」改變其偏好與行為，而後此概念被各界廣泛地運用、延伸，並如前文所示，在中國崛起後被東西方學者用來研究中國在國際間的行為模式。隨著「銳實力」（sharp power）⁷概念的出現，Nye 在 2018 年的文章中更進一步地去說明「軟實力」的概念以及其與「銳實力」的不同之處。其中，Nye 認為：「軟實力」來自於公民社會、民間力量，如：好萊塢、大學與基金會等等，而不是由官方主導的公共外交（Nye, 2018）。因此，用「軟實力」之概念並不能適切地說明現今中國由官方、政府主導建構、推動的中國文化影響力。

此外，對於上述諸多文章的爬梳，針對不同學者延伸 Nye 的「軟實力」概念所提出的觀點，「軟實力」的概念也不再如此的純粹。首先，「軟實力」此一概念具有探討中國對區域霸權、全球霸主地位的戰略意圖，雖然所指的是文化、價值觀等層面的影響力，透過說服、引誘的方式使他者改變，但「軟實力」是一個對比於「硬實力」的概念，與此同時便與「硬實力」相連結，雖非如「硬實力」般有侵略、佔領、威脅之意味，但也帶著意圖讓國家權力擴張、提升國家地位、稱霸等的思維；再者，許多文章中用西方觀點下的「軟實力」去檢視

⁶ 由威士坦馬區（E. Westernmarch）所提出，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波亞士（Franz Boas）使其理論盛行；「其觀點認為各種文化有其自身價值系統，並不存在統一、普遍的價值，因而不能以一種預設的價值去觀察評斷另一文化內涵」。資料來源請見《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文化相對論〉，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449>（2022 年 1 月 15 日上網）。

⁷ 「銳實力」（sharp power）的概念是 2017 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研究員 Christopher Walker 與 Jessica Ludwig 所提出，後被媒體、政界、學界所廣泛應用。其所指的「銳實力」為當今威權國家（尤其是中國與俄羅斯）所發動的「資訊戰」（又譯為「訊息戰」，information warfare），藉由「資訊戰」的方式穿透、滲透目標國家的政治和訊息環境。當「銳實力」的概念被如此提出，加上國際情勢與氛圍的因素，以及多重引用與多方討論的結果，「銳實力」的概念衍伸出更多、更偏向於負面的屬性，具有「威脅」、「脅迫」、「操弄」的意涵。有學者認為，根據 Walker 和 Ludwig 對「銳實力」概念的解釋與各界對「銳實力」的討論，此概念「非常明顯的、強烈的指涉特定政權型態（即，當今威權國家）、特定國家（中國與俄羅斯）的某種負面外交實踐過程。」資料來源詳見：（Nye, 2018; Walker & Ludwig, 2017; Walker & Ludwig, 2017: 6-8; 王宏仁，2019: 2-11）。如此，「銳實力」的概念本身便帶有對「威權國家」、對「中國」的外交行為有負面的觀點，甚至存在著民主政治、西方價值優越感的思維，具有「威權劣、民主優」的意涵，為避免落入如此「規範性價值」的思維模式以及已對中國所採取之外交行為存在負面之觀點，本文不採用「銳實力」的概念來探究中國的「文化影響力」。

中國的元素，認為西方（更明確地說是美國）有而中國沒有的「軟實力」（如民主政治、自由價值觀等）便是中國的缺陷，也為其發展軟實力的失敗之因。故而用「軟實力」此一概念再去探究中國文化面上的影響力時，不免又會落進國家擴張其力量、凸顯霸權地位影響他者的思維模式，或是陷入以西方文化為主、「西方中心主義」觀點的困境。

基於上述多個因素，為淡化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西方中心主義、中國文化被「非中心化」之看法，以及不落入與「硬實力」、霸權、戰略意圖等概念再度連結的思維模式，加上以中國官方、政府所主導去推動的文化傳遞、影響方式，並為其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採取政策與相關措施，本文將採用中國「文化影響力」一詞替代「軟實力」，方能更貼合本文的研究問題，也不會落入「只見西方不見東方」之境。

再者，在「軟實力」的概念下，除了「文化」之外，政治價值（如：民主自由）、外交政策（如：多邊主義、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參與等）、國家的發展模式、領導人素質等等皆可劃入「軟實力」的範疇，而本文對於「文化影響力」的範疇則較為限縮，是以推動中國的傳統文化、發展能反映與連結中華民族特質與風貌的民族文化為主軸，包括：推廣與教學中文的海外漢語機構；藉由某單位、機構、企業等展示中國特色文化；透過大眾媒體傳播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戲劇、舞蹈、音樂、武術、功夫；舉辦與中國年節相應的習俗活動；藉由觀光旅遊方式展現中國傳統建築、民間工藝等等。雖「文化影響力」一詞並非學術界慣用之詞彙，其概念也與「軟實力」或其他學界慣用之概念有所不同，但本文以期能藉由「文化影響力」之觀點，去探討中國藉由政府主導的方式推動自身文化並建構中國文化影響力，而不陷入既有的價值觀規範或單一視角的思維模式中。

參、中國對「文化影響力」之建構、推展與政策行動

談及中國對「文化影響力」之建構、發展，筆者認為其過程與方式似乎可比擬為「文化版之中國模式」。由於「中國模式」此概念是由對立於「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轉變而來，因此普遍都將此與中國的政治、經濟表現做連結，⁸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必

⁸ 詳細資料請見 Ang (2018); Johnston and Trautwein (2019); China Model Aims for Prosperity Without Democracy, Website:

須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丁學良，2011: 1-14），甚至有對於「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的思辨（王新穎，2011: 3；凱文，2010；李國政，2011；Girard, 2018；Board, 2019），筆者則認為可以用「中國模式」具有的特徵以描述「文化版之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的特徵被認為是威權政治與自由經濟的結合，又或者是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強調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作用，而有學者對此命題特別指出：「政府主導」是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徵（王新穎，2011: 3-4；Callick, 2007）。故倘若「中國模式」剔除了快速發展的經濟，一個由「政府主導」、由「官方規劃佈署」的特性或許可以描述「中國模式」在某件事上推行的發展過程，中國對「文化影響力」之建構與發展便是由官方、政府作為主導者去推行，包括政策、措施等相關行動，不同於西方國家在文化影響力上（或說是軟實力）是藉由市場、民間、媒體、跨國企業所驅動（亦即「民間社會」、「非政府力量」才是推動西方國家之文化影響力的主要推手）（周英，2021: 101, 109-110；British Council, 2013: 3-19；黃三生，2020: 34-35, 37；湯紹成，2005），而這亦成為了中國在對其「文化影響力」塑造與發展中的一大特色，一個「文化版的中國模式」。

中國在「文化影響力」的塑造與推動上是特別的，21 世紀的中國隨著其經濟快速增長而帶來的國際影響力，開始重新找回並建構失去的文化內涵與自信，中國官方對國家發展的重心也從經濟開始向文化蔓延，因此在國家發展計畫、政策等相關規劃上將「文化影響力」納入其政策安排。2007 年 10 月十七大全國人民大會的工作報告，「文化軟實力」一概念首次被納入其中，認為要提高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因為其為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部分（黃三生，2020: 34；湯紹成，2005）；2010 年初，根據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講話，公佈「2010 年文化系統體制改革工作要點」，其中提到：「積極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⁹，不斷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並強調「由政府推動與市場運作結合，實施以企業為主體的文化『走出去』」（蔡國裕，2010: 1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8-03/-china-model-aims-for-prosperity-without-democracy-quicktake-krvqx-d0>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⁹ 中國推動文化「走出去」是由經濟「走出去」之政策延伸而來。早在 2002 年，江澤民提出經濟層面的規劃，強調「走出去」戰略，同時還提及文化與經濟政治的交融，便已為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做最初的鋪墊；2007 年，大陸總理溫家寶在「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明確指出：「讓中國文化源源不絕地『走出去』，並運用各種形式和手段，包括：巡迴巡展、漢語教學、學術交流和互辦文化年等，以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至此「文化走出去」成為中國正式推動之文化影響力的政策。參考資料為（杜鈴玉，2013: 53-59）。

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帶一路」計畫。2014 年，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多次發言中提到：「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去展現中國風貌」（武志軍，2017；Biswas and Tortajada, 2019: 9）；2020 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規劃了中國 2020 年至 2035 年奮鬥目標之一是增強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吸引力，期望中國在 2035 年能達成文化強國之願景，並在其通過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提到：「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新華社，2020；張國祚，2021；李瀟君，2021；Biswas and Tortajada, 2019: 10）；此外，中國其文化發展與文化影響力的重視，自「十一五」時期中國文化部便有針對文化建設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¹⁰「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時期都有接連推出每個時期的「文化改革發展規劃」與相關的文化旅遊產業規劃等，¹¹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也相應提出了「『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¹²上述種種皆可看出中國對於文化建構、推動文化影響力的決心，同時也可說明中國透過政策規劃、工作報告、領導人的發言等方式，以國家、政府為主導去形塑中國的文化、建構中國的「文化影響力」。

隨著國家發展計畫、相關政策對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出與對中國「文化影響力」的安排，實際的行動與措施也接踵而至。包括：藉由廣播、電影、電視、報紙等媒體的方式宣傳兼顧商業與藝術或是具傳統中國特色的文化內容與意涵，拍攝中國形象宣傳片，其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也會拍攝有其當地特色文化的影片予以宣傳，投資幾十億美元打造「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廣泛發行英文版的《中國日報》（黃三生，2020: 32；周英，2021: 93；湯紹成，2005）；在多個國家推行「中國文化節」、「中國年」等活動；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與「中國文化中心」等（趙可金、彭萍萍，2012；遊國龍，2017: 18；

¹⁰ 關於中國對其文化建設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詳細資料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網址：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31834.htm 與〈『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主要內容和顯著特點〉，網址：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ibo15/content_388409.htm（2022 年 1 月 17 日上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的〈文化建設『十一五』規劃〉，網址：http://zwgk.mct.gov.cn/zfxgkml/gjhj/202012/t20201204_906356.html（2022 年 1 月 17 日上網）。

¹¹ 關於此各時期的「文化改革發展計劃」與文化旅遊產業規劃詳細資料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關於印發《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的通知〉，網址：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18051.htm（2022 年 1 月 17 日上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網址：<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39595/40355/xgzc40361/Document/1653915/1653915.htm>（2022 年 1 月 17 日上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的〈「十四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網址：<http://zwgk.mct.gov.cn/zfxgkml/cyfz/202106/P020210607537541941661.pdf>（2022 年 1 月 17 日上網）。

¹² 請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 年）〉，網址：<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35861/36653/xgzc36659/Document/1551344/1551344.htm>（2022 年 1 月 17 日上網）。

蔡國裕，2010: 13-14)，嘗試用各種方式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此外，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中國也將類似於上述推動中華文化、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方式運用其中，¹³對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及其沿線國家推廣中國文化、建立中國的對外形象，以達中國提高其「文化影響力」、試圖建立文化強國的目標。

表 1 中國發展「文化影響力」之作為

政策與規劃面向	實際行動與措施面向
1. 納入「文化軟實力」之概念至國家發展政策與規劃中	1. 拍攝中國形象與其各地特色宣傳片
2. 推動「文化走出去」之政策與戰略	2. 重金打造「新華社」、「中央電視台」
3. 規劃每五年期的國家文化建設	3. 發行英文版《中國日報》
4. 將文化推動發展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	4. 在多國推行「中國文化節」、「中國年」等活動
	5. 在各地設立「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中國在建構、發展「文化影響力」的過程，不論是從政策層面的規劃安排或是實際的行動措施，都可看出是以中國官方、國家政府為主導去佈局推動。接下來以「孔子學院」作為一個案例，探討中國官方從政策層面至「孔子學院」設立與推動過程去回應中國由「國家政府」主導的「文化影響力」建構過程。

肆、國家主導發展之中國「文化影響力」案例：孔子學院

近年「孔子學院」在中美霸權爭奪戰中聲名狼籍，並且在國際間眾多評論認為孔子學院影響了當地學校的學術自由，包括：對教材內容編纂、課中言論的控制，還會要求合作學校答應其介入學校教學計畫的要求，甚至將孔子學院作為「間諜機構」，認為其除了一般語言教學、文化交流外，還從事竊取智慧財產權、搜集當地政府與該國家機密資料的業務，將孔子學院貼上間諜與情蒐的標籤，美國前國務卿 Mike Pompeo 還因此發出「希望在 2020 年底，美國境內的孔子學院能全部關閉」的言論（法廣，2021；Levine et al., 2014；Horsley, 2021；Jakhar, 2019；Burton-Bradley, 2019；Staff, 2020），而這些觀點背後的真正含義便是認為「孔子學院」充滿中國政府官方色彩，直指著中國以國家主導對外發展「文化影響力」，更是針對中國崛起、並「擔憂」或是「畏懼」其不斷擴大在國

¹³ 關於此部分詳細措施與行動可參考中國文化部的「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畫」。

際影響力的事實，而這種種論述與作為亦點出「孔子學院」是中國官方主導發展其「文化影響力」的典型。

「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在發展「文化影響力」過程裡，最能證明由國家政府主導推動的典型案列，在後續將分為「孔子學院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政策中之角色」與「孔子學院與一帶一路倡議之連結」兩部分來論述，更進一步說明「孔子學院」如何為中國以國家、官方發展「文化影響力」時發揮其作用。

「孔子學院」由屬於中國教育部之下的「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所籌辦，第一間海外孔子學院在 2004 年 11 月於韓國首爾大學設立，而在 2004 年此後的一段時間內（約為 2004 年至 2015 年），海外的孔子學院數量便如同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根據學者的計算指出，短短的 2 年間，平均每 4 天便有 1 所孔子學院誕生（沈有忠，2020: 69；廖箴，2019: 30-32）；在「孔子學院」的官網統計，截至 2019 年底，中國已在全球 162 個國家（地區）建立 550 所孔子學院和 1172 個孔子課堂。¹⁴它已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符號、國際間認識中國的平臺。

一、「孔子學院」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政策中之角色

「孔子學院」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角色，其推出的背景是基於「中國崛起」與因此而興起之國際間「漢語熱」，中國藉由「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在國際間大力推動中國文化、發展與之相關的文化產業、建立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孔子學院」對於漢語的教學與推廣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橋樑。2002 年中國便已醞釀要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2004 年中國國務院批准「對外漢語教學事業 2003 年至 2007 年發展規劃——『漢語橋工程』」，同年 7 月，中國國務院批准「國家漢辦」走出去，為各國提供漢語文化的教學以滿足海外漢語學習者的需求，孔子學院應運而生成為國際間漢語學習重要機構；除了漢語教學，「孔子學院」會舉辦文化體驗和文化知識競賽、夏令營、書法展、演講比賽及中文歌曲大賽等文化交流的活動，使國際間對中國文化能有更深入的瞭解（徐蕙萍，2015: 17；杜鈴玉，2013: 59-64）。

不僅於此，「孔子學院」還能因地制宜，根據當地國家的特色與之相結合，如在澳洲所成立的「旅遊型」孔子學院，也有和中國其他特色文化相結合的，

¹⁴ 參考資料請見《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網站的〈孔子學院全球網絡〉，網址：<https://www.cief.org.cn/qg#>（2022 年 1 月 19 日上網）。補充：其官網對全球孔子學院數量的統計止於 2019 年，但卻更詳細地將各個國家中的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羅列出來，但並無更明確、更深入的數據與資訊，因此無法詳細地掌握其所羅列出的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是否仍有在運作或已關閉。（2022 年 10 月 2 日上網）

如在英國倫敦南岸大學所設立的「倫敦中醫孔子學院」(徐蕙萍, 2015: 17; 杜鈴玉, 2013: 59-64); 在面對「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下, 「孔子學院」自然不再僅有漢語教學的功能, 還同時能作為在他國、他鄉、在國際間傳播中國文化的媒介, 如: 泰國清邁大學的孔子學院會協助當地使館展示中國文化, 當地使館舉辦大型活動時能設計中泰結合或極具中國風的表演、服飾等去展現中國文化, 還會聯合周邊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共同舉辦「漢語營」、「中國文化體驗活動」、「中國廚房」等, 達到將中國文化推展出去、讓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劉念慈, 2020: 132-133)。如此可知「孔子學院」快速的發展與其相關的中國文化推動, 也更加顯現出中國一步步地由政策規劃至在海外設立擴展「孔子學院」的實際行動, 透過「國家政府」主導去建立「文化影響力」的過程。

2020 年 7 月, 「孔子學院」與中國「國家漢辦」的架構有重大的調整, 「孔子學院」改由新成立的「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所負責, 「國家漢辦」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外界多認為此舉是為消除近年來「孔子學院」在國際間的爭議及淡化其官方色彩(小山, 2020), 而中國官媒新華社的報導指出: 「為適應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 『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成立, 全面負責運行全球孔子學院品牌; 同時, 教育部設立『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 開展除孔子學院運營和管理之外的其他國際中文教育項目, 並深化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語言教育交流合作。」(詹婧, 2020) 在此「孔子學院」最大轉變為改由「民間組織」所承辦, 至少在明面的組織架構上其主要經營單位不再隸屬於中國政府之下, 根據「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的官網內容顯示, 「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是由 27 家中國大學、企業與社會組織聯合發起, 向中國政府註冊的「民間公益組織」。¹⁵

二、「孔子學院」與「一帶一路」倡議之連結

2022 年 5 月, 孔子學院院長國際論壇在印尼雅加達舉行, 論壇主題即為「孔子學院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角色」, 諸多與會者皆認同中國「孔子學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對於教育和文化積極地發揮其作為紐帶的作用, 並期望各所孔子學院在未來還能持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一帶一路」倡議發展造橋鋪路(張傑, 2022)。

¹⁵ 參考資料請見《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網站的〈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簡介〉, 網址: <https://www.cief.org.cn/jj> (2022 年 1 月 19 日上網)。

作為由國家政府主導發展中國「文化影響力」的典型示例－「孔子學院」，除了前述中配合「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在中國極其重視的國家對外發展計畫、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這更是將「孔子學院」與「文化版之中國模式」－一個由國家、政府主導建構、發展、推動的「文化影響力」－緊密地連結在一起。而「孔子學院」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連結本文認為可分為「政策層面」、「學術層面」與「行動層面」來探討。

就「政策層面」而言，2019 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 年）》與《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兩份檔，其中皆有指出要推動「一帶一路」的教育行動，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合作，並與此同時提及要促進「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的發展，並優化「孔子學院」在區域的佈局與建設，而這便是明確地、開誠布公地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孔子學院」捆綁在一起（祁培育，2019；宋美琪、閔妍，2019）。針對「學術層面」的討論，諸多探討「孔子學院」的論文中會特別關注簽署「一帶一路」倡議之沿線國家的孔子學院數量以及其數量增加或減少等等的發展情況，還包括在這些國家中「孔子學院」的教師與人員配置、是否有規劃適切的教學課程、在這些國家裡「孔子學院」所面臨的問題、困境為何¹⁶等問題（曹宇博，2020: 248-250；申麗、王茹，2021: 59-63；殷淑芬、黎瑛，2019: 26-31）。

孔子學院總部黨委書記、國家漢辦副主任馬箭飛曾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設立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大批精通漢語、瞭解中國的人才。」（向芸，2018）這句話便道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與「孔子學院」在「實際行動層面」上相輔相成的境況。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參與國、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因「一帶一路」倡議而提升對漢語人才與對中國文化瞭解的渴望，由於日益密切的物品、業務、人員的來往使漢語翻譯人才需求大增且迫切，包括：與主管項目計劃的中國官員就政策與項目方面的溝通、協商；由於中國大規模的投資故需要懂漢語之商務人員完成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建設項目中的工程人員亦要有懂得漢語之人才方能與中國工程師、技術員有更融洽的合作，而這些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漢語人才需求就須由「孔子學院」來提供，故諸多「孔子學院」亦加入「一帶一路」倡

¹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孔子學院」所面臨之發展困境有很大一部分與歐美國家、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孔子學院」的發展困境不同，以歐美國家的「孔子學院」而言，其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是基於國際政治問題、國家安全、霸權抗衡等對中國不信任、恐懼而使「孔子學院」關閉，然而，諸多簽署「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是開發中國家、低度發展國家，因此在當地設置「孔子學院」所面臨的困境是基礎設備不夠完善（如：沒有教室或其它硬體設備、缺乏網絡與電力資源等）、人民經濟水準與生活水準低落對教育問題並不熱衷、非使用國際間普遍語言的國家與地區難以用英文進行溝通與教學、缺乏少數語言的漢語教學人才等等。

議的行列、為周邊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相應的服務，如：塔吉克的冶金孔子學院為中資企業海成集團開設本土管理層漢語強化班、菲律賓紅溪禮示大學孔子學院為總統府開設漢語課程；換言之，當地孔子學院可直接針對周邊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單位、機構、企業提供所需的專業人才，可能是「漢語＋資訊科技」、「漢語＋鐵路工程」、「漢語＋建築工程」、「漢語＋商務」、「漢語＋旅遊」等等，就像：緬甸福慶、福星孔子課堂針對普通民眾開授漢語的摩托車維修、導遊、電腦應用培訓的課程；而針對許多參與「一帶一路」或「一帶一路」沿線的開發中國家、低度發展國家，由於其教育資源相對貧乏、教育水準較為低落，亦能藉由「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的建立為這些國家與地區提供教育的機會，因此，「孔子學院」不僅只滿足漢語教學與文化傳播推廣，在發展「一帶一路」的計畫中更能為其培養、提供適切的人才（李丹，2019: 46-52；楊亮、隋鑫悅，2020: 118-123；劉琪，2020: 88-89；曹宇博，2020: 248-250）。故有學者認為「孔子學院」能為「一帶一路」提供語言與文化的服務，而「一帶一路」則能增強漢語學習的經濟價值和實用價值（申麗、王茹，2021: 59-63）。

「孔子學院」在近兩年的發展已漸趨低調，除了上述運營單位的改變外，其官網公告的詳細資料、統計數據如：孔子學院的數量、分佈情況、年度發展報告等都停在 2019 年。而根據學者的統計研究，在 2019 年之前，「孔子學院」的數量從 2004 年的急速增長至 2015 年趨緩，前幾年每年都能增加 30 至 45 所，2015 至 2018 年每年則約增加十多所，後由於「孔子學院」的爭議，多國紛紛對其抵制並終止與之合作，2019 年的統計中出現「孔子學院」開創以來首次的負成長，較 2018 年底的數量還少 13 所（廖箴，2019: 31-38, 40），可看出「孔子學院」在海外擴展實是遇到瓶頸。

然而，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在藉由「孔子學院」建立其「文化影響力」的過程面臨失敗。舉例而言，為了抵擋疫情帶來的困境，泰國孔敬大學孔子學院、日本青少年發展協會、英國漢語教學協會等單位聯合中國漢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漢考國際教育技術有限公司等 20 多家機構共同開發數位化的雲端服務平臺，利用網路、雲端教學的方式讓國際漢語學習、教育和考試能夠持續進行而不受疫情、隔離因素所影響；¹⁷不僅於此，面對國際間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打擊「孔子學院」、一波波關閉「孔子學院」的浪潮，2022 年 6 月英國國會還嘗試修法授權政府關閉「孔子學院」，但在 2022 年 5 月英國的公立大學－英國「開

¹⁷ 參考資料請見：To Acquire Chinese To Embrace the World, Website: <https://www.chineseplus.net/?lang=en>. (Retrieved October 7, 2022)

放大學」(Open University)卻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合作建立了「英國開放大學網絡孔子學院」，成為「全球第一所線上孔子學院」(郭瑋，2022；陳韻聿，2022；潘柏翰，2022)。此外，由於國際間對中文教學的需求是有增無減，「孔子學院」在海外所辦理與此相關的業務還是相當多、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在東南亞國家、許多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其人民會因為會說中文、懂中文而能改善其生活水準或是有更好的前途發展，反而對「孔子學院」及其所設立的課程之需求會更多，也會更瞭解中國文化並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會提升(廖箴，2019: 41；阿曼亭，2021；Kyzy, 2021)。

藉由前文種種論述，可發現中國透過「孔子學院」去塑造「文化影響力」並不會因受挫而完全中斷，僅是面臨一些困境，但這困境並非棘手、完全無解的難題，除了當前國際間對漢語教學依然有不減反增的需求，加上中國對「一帶一路」計畫的推動，較有可能的是對重點關注、深度發展的國家之重心以及其推動、發展的內容、規劃安排等層面有所「轉向」與改變。

伍、結論

本文以「文化影響力」之視角來看中國對外在文化上的建構與推動，從政策層面的規劃、頒布至實際面向的行動與安排，再輔以「孔子學院」的設立、發展與「一帶一路」計畫的結合作為一案例探討。

於本文中，發現中國對於「文化影響力」的建立、傳播、推動、發展等與多數西方國家不同，多數西方國家在傳播其文化、建立其文化影響力時並非完全來自政府的官方作為，甚至可以說是以跨國企業、市場、媒體、人民等民間非政府力量作為主導，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好萊塢電影文化、麥當勞速食文化、巴黎與米蘭的服裝設計、歐洲知名品牌對皮包的製作工藝等等都不是由國家或政府作為主要角色傳遞，相較於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之方式，中國在此面向上明顯是較為單薄，而中國在此的相關舉措則多由國家、政府為主體來推動，與這些西方國家可謂是大相逕庭，故當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升時，中國在對外「文化影響力」的建構與推動之舉常常會被外界視為不安好心、與政治掛勾、具有戰略與侵略意圖，就如同「孔子學院」的廣佈與發展，便有許多的質疑與抨擊，雖然不能完全否認「孔子學院」在推動與拓展的過程毫無疏失，但必須承認「孔子學院」是中國在漢語文化推動、建立和與之「文化影響

力」不可缺失的一環，並且「孔子學院」的發展過程中雖然在國際間招致諸多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之批評，但這並不代表中國藉「孔子學院」推動「文化影響力」之行動是失敗的，因為在其他的區域、其他的國家裡對於「孔子學院」、漢語教學的需求仍是渴望迫切的。

中國此種由國家、政府為主體來建構、推動「文化影響力」的作為彷彿如一個文化版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被視為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概念，但其中一項重要精髓即為「由國家、政府主導」，主導經濟發展、主導國家現代化發展等，而此特徵便相應著本文在探討中國建構、推動「文化影響力」的舉措，此種「文化版之中國模式」使中國在「文化影響力」塑造與發展上有其特殊性。

近年來中國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其過程亦如同「孔子學院」遭遇到的困境——在國際間受以美國為首的主流評論非議，而就本文中「孔子學院」與「一帶一路」倡議相應和的案例，期藉由「轉向」的方式，將重心更加置於中國周邊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此外，「一帶一路」倡議是由中國政府主導，由政府拉攏跨國企業、民間組織至個人配合，在這之中的合作有多邊、雙邊夾雜，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多種運行模式，與過往的區域多邊治理模式大有不同，有屬於以中國為主軸、「一帶一路」發展的特殊性，而中國在此之上建構「文化影響力」與其相結合，在未來的發展與研究上或許更能呈現「文化版之中國模式」。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 丁學良（2011）。《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大學。
- 王宏仁（2019）。〈「銳實力」概念於「後」中國崛起時期之理論化探究〉，《中國大陸研究》，62, 3: 1-23。
- 王新穎（2011）。《奇跡的建構：海外學者論中國模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王嶽川（2005）。〈東方文化身份與中國立場〉，《東南學術》，1: 109-116。
- 申麗、王茹（2021）。〈「一帶一路」背景下埃塞俄比亞孔子學院漢語師資本土化建設的思考〉，《天津職業技術師範大學學報》，31, 2: 59-63。
- 何春蕤（1994）。〈台灣的麥當勞化：跨國服務業資本的文化邏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 1-19。
- 李丹（2019）。〈「一帶一路」的輿論困擾與周邊公共外交：以孔子學院為切入點〉，《貴州省黨校學報》，6: 46-52。
- 杜鈴玉（2013）。〈中國大陸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之研究：以設立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11, 1: 48-69。
- 沈有忠（2020）。〈從軟實力變銳實力？論孔子學院在「中國」崛起中的角色〉，《展望與探索》，18, 12: 65-73。
- 周英（2021）。〈論西方對中國軟實力的認知與反應〉，《國際論壇》，5: 91-110。
- 房思宏（2004）。《全球化》。臺北：揚智文化。
- 徐蕙萍（2015）。〈大陸推展「孔子學院」的現況與困境〉，《展望與探索》，13, 2: 14-20。
- 殷淑芬、黎瑛（2019）。〈「一帶一路」背景下新西蘭孔子學院的建設路徑探析〉，《世界教育資訊》，24: 26-31。
- 曹宇博（2020）。〈「一帶一路」背景下孔子學院發展現狀與展望〉，《現代交際》，20: 248-250。
- 黃三生（2020）。〈約瑟夫·奈關於中美軟實力的比較研究〉，《文化軟實力》，4: 31-39。

- 楊亮、隋鑫悅（2020）。〈「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孔子學院文化傳播現狀與發展策略研究——以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共和國漢學孔子學院為例〉，《文藝評論》，6: 118-123。
- 遊國龍（2017）。〈軟實力的評估路徑與中國軟實力的吸引力〉，《現代國際關係》，9: 18-26。
- 廖箴（2019）。〈中國大陸孔子學院海外擴展之困境〉，《展望與探索》，17, 12: 30-41。
- 趙芳儀（2021）。〈中國大熊貓外交〉，《全球政治評論》，75: 173-214。
- 劉念慈（2020）。〈「一帶一路」背景下泰國孔子學院文化活動本土化發展現狀及推進對策——以清邁大學孔子學院為例〉，《智庫時代》，4: 132-133。
- 劉琪（2020）。〈「一帶一路」背景下中亞地區漢語文化的傳播——以孔子學院為例〉，《漢字文化——大學語文建設》，24: 88-89。
- 蔡國裕（2010）。〈中共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研析〉，《展望與探索》，8, 5: 10-15。
- Biswas, Asit K. and Cecilia Tortajada（2019）。〈中國軟實力在提升〉，《英語世界：聚焦壯麗 70 年》，10 月期: 8-13。北京：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二、英文書目

- Barr, Michael (2012). National Branding as Nation Building: China's Image Campaign. *East Asia*, 29, 1: 81-94.
- British Council (2013). *Influence and Attraction: Culture and the Race for Soft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British Council.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influence-and-attraction-report.pdf>
- Callahan, William A. (2015).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 China: the Negative Soft Power of the China Dream. *Politics*, 35, 3-4: 216-229.
- Cardenal, Juan Pablo (2017).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Gill, Bates & Yanzhong Huang (2006). Source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48, 2: 17-36.
- Glaser, Bonnies S. and Mellissa E. Murphy (2009). 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Ongoing Debate. In Carola McGiffert (Ed.),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 Developing World* (pp. 10-26).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Hunter, Alan (2009). Soft Power: China on the Global Stag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3: 373-398.
- Ikenberry, G. John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by Joseph S. Nye Jr. *Foreign Affairs*, 83, 3: 136-137.
- Kurlantzick, Joshua (2006).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Policy Brief*, 47: 1-7.
-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Forgia, Rebecca (2017). Listening to China's Multilateral Voice for the First Time: Analyz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or Soft Power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the Narrative of "Lean, Clean and Gre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 107: 633-649.
- Lampton, David M. (2008).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C.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Xin and Verner Worm (2011). Building China's Soft Power for Peaceful Ris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1: 69-89.
- Manzenreiter, Wolfram (2010). The Beijing Games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of China: the Weak Power of Soft Power.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34, 1: 29-48.
- Nye, Joseph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53-171.
- Nye, Joseph S. Jr. (2003). The Velvet Hegemon. *Foreign Policy*, 136: 74-75.
-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 Y.: Public Affairs.
- Rawnsley, Gary D. (2008). China Talks Back: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for the Chinese Century. In Snow, Nancy and Philip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n Public Diplomacy* (pp. 282-291).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pson, Drew (2005).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 "Beijing Consensus" 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 5, 21: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soft-power-in-africa-from-the-beijing-consensus-to-health-diplomacy/>.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In Cardenal, Juan Pablo et al. (Eds.),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p. 8-25). Washington: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Wuthow, Jeol (2008).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 & Studies*, 44, 2: 1-28.
- Zanardi, Claude (2016). China’s 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as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Naval Diplom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9, 3: 431-447.

三、電子資料

- 〈『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主要內容和顯著特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址：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ibo15/content_388409.htm。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文化建設『十一五』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網址：http://zwgk.mct.gov.cn/zfxgkml/ghjh/202012/t20201204_906356.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址：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31834.htm。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文化部關於印發《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址：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18051.htm。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址：<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5861/36653/xgzc36659/Document/1551344/1551344.htm>。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址：<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40355/xgzc40361/Document/1653915/1653915.htm>。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孔子學院全球網絡〉。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網站，網址：<https://www.cief.org.cn/qc#>。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9 日。
- 〈「十四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網址：<http://zwgk.mct.gov.cn/zfxxgkml/cyfz/202106/P020210607537541941661.pdf>。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簡介〉。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s://www.cief.org.cn/jj>。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9 日。
- 小山（2020）。〈孔子學院名壽終正寢？中國官方宣佈總部更名了〉。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址：<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0706-%E5%AD%94%E5%AD%90%E5%AD%B8%E9%99%A2%E5%90%8D%E5%A3%BD%E7%B5%82%E6%AD%A3%E5%AF%A2-%E4%B8%AD%E5%9C%8B%E5%AE%98%E6%96%B9%E5%AE%A3%E5%B8%83%E7%B8%BD%E9%83%A8%E6%9B%B4%E5%90%8D%E4%BA%86>。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 向芸（2018）。〈「一帶一路」設 153 孔子學院育「中國通」〉。大公報，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8/2018/1206/216251.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0 月 5 日。
- 宋美琪、閻妍（2019）。〈中辦國辦印發《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 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224/c419242-30898684.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0 月 5 日。
- 李國政（2011）。〈中國模式存在嗎〉。中時新聞網，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amp/newspapers/20110103000878-260309>。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 李瀟君（2021）。〈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1/0616/c40531-32131322.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 武志軍（2017）。〈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習近平關於做好對外宣傳工作的新思想新論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址：<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9/0621/c428053-31174180.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 法廣（2021）。〈孔子學院為何成為眾矢之的？〉。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址：<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11006-%E5%AD%94%E5>

%AD%90%E5%AD%B8%E9%99%A2%E7%82%BA%E4%BD%95%E6%88%90%E7%82%BA%E7%9C%BE%E7%9F%A2%E4%B9%8B%E7%9A%84。點閱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

祁培育（2019）。〈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址：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點閱日期：2022 年 10 月 5 日。

阿曼亨（2021）。〈法國的孔子學院是中國非常低調的中繼站〉。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址：<https://www.rfi.fr/tw/%E5%B0%88%E6%AC%84%E6%AA%A2%E7%B4%A2/%E6%B3%95%E5%9C%8B%E4%B8%96%E7%95%8C%E5%A0%B1/20210708-%E6%B3%95%E5%9C%8B%E7%9A%84%E5%AD%94%E5%AD%90%E5%AD%B8%E9%99%A2%E6%98%AF%E4%B8%AD%E5%9C%8B%E9%9D%9E%E5%B8%B8%E4%BD%8E%E8%AA%BF%E7%9A%84%E4%B8%AD%E7%B9%BC%E7%AB%99>。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6 日。

孫廣勇（2022）。〈泰國孔敬大學孔子學院創辦《漢學與國際中文教育》期刊〉。人民網網站，網址：<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102/c1002-32322751.html>。點閱日期：2020 年 1 月 13 日。

張國祚（2021）。〈新時代中國文化軟實力具有獨特優勢〉。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1/1015/c40531-32254293.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張傑（2022）。〈「孔子學院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角色」院長國際論壇在印尼舉行〉。人民網，網址：<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513/c1002-32421365.html>。點閱日期：2022 年 10 月 3 日。

郭瑋（2022）。〈英國開放大學網絡孔子學院揭牌儀式暨第一屆理事會議舉行〉。北京外國語大學新聞網，網址：<https://news.bfsu.edu.cn/article/291767/cate/2>。點閱日期：2022 年 10 月 2 日。

陳韻聿（2022）。〈英國會推修法授權關閉孔子學院 議員：台灣是好選項〉。中央社，網址：<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100371.aspx>。點閱日期：2022 年 10 月 2 日。

凱文（2010）。〈「中國模式」真的存在嗎？〉。RFI，網址：<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00510-%E2%80%9C%E4%B8%AD%E5%9C%8B%E6%A8%A1%E5%BC%8F%E2%80%9D%E7%9C%9F%E7%9A%84>

%E5%AD%98%E5%9C%A8%E5%97%8E%EF%BC%9F。點閱日期：2022年1月14日。

湯梅英、張鎧焜（2000）。〈文化相對論〉。國家教育研究院，網址：<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3265/>。點閱日期：2022年1月15日。

湯紹成（2005）。〈中共軟實力分析及我因應對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449>。點閱日期：2022年1月16日。

新華社（2020）。〈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址：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點閱日期：2022年1月17日。

詹婧（2020）。〈適應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教育部設立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新華網，網址：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7/05/c_1126198982.htm。點閱日期：2022年1月14日。

趙可金、彭萍萍（2012）。〈中國文化軟實力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路徑〉。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址：<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9/0617/c427777-31159746.html>。點閱日期：2022年1月17日。

潘柏翰（2022）。〈英國會跨黨派議員擬修法授權政府關閉孔子學院，中國研究小組：英國依賴孔子學院的程度令人憂心〉。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8095>。點閱日期：2022年10月2日。

China Model Aims for Prosperity Without Democracy. (2021).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Bloomberg, Website: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8-03/-china-model-aims-for-prosperity-without-democracy-quicktake-krvqxxd0>

Albert, Eleanor (2018). China's Big Bet on Soft Power. Retrieved January 18, 2022, fro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ebsite: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chinas-big-bet-soft-power>

Ambassador: Chinese language is popular in Belarus. (2022).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from BELTA, Website: <https://eng.belta.by/society/view/ambassador-chinese-language-is-popular-in-belarus-146897-2022/>

- Ang, Yuen Yuen (2018). The Real China Model.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8-06-29/real-china-model>
- Benabdallah, Lina (2021). China's Soft-Power Advantage in Africa.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from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rica/2021-12-23/chinas-soft-power-advantage-africa>
- Board, Editorial (2019). Is there a China model? Retrieved January 14, 2022, from East asia forum, Website: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07/08/is-there-a-china-model/>
- Burton-Bradley, Robert (2019).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s have spy agencies and governments increasingly alarmed.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ABC NEWS, Website: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3-10/confucius-influence-around-the-world-in-question/10875960>
- Callick, Rowan (2007). The China Model. Retrieved January 14, 2022, from AEI, Website: <https://www.aei.org/articles/the-china-model/>
- Confucius Institute popularizes Chinese among Lebanese. (2021).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from China Daily, Website: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108/04/WS6109d9bea310efa1bd6666df.html>
- Dukic, Nemanja (2020). The Great Makeov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Re-Branding or Camouflaging?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EAST ASIA, Website: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0/12/31/the-great-makeover-of-confucius-institutes-re-branding-or-camouflaging/>
- Edwards, Lee (2021). Confucius Institutes: China's Trojan Horse.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https://www.heritage.org/homeland-security/commentary/confucius-institutes-chinas-trojan-horse>
- Ekstrom, Marin, (2021).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Promoting Chinese Soft Power in Kazakhstan.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from Modern Diplomacy, Website: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1/09/15/the-effectiveness-of-confucius-institutes-in-promoting-chinese-soft-power-in-kazakhstan/>
-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2021).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Falling on Hard Times.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The Clingendael

-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chinas-soft-power-europe-falling-hard-times>
- Fowler, Shane (2019). Education minister pulling plug on Chinese education program in schools.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CBC News, Website: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ew-brunswick/education-mnister-pulling-plug-confucius-institute-new-brunswick-1.5028098>
- Girard, Bonnie (2018). Is There Really a “China Model”? Retrieved January 14, 2022, from The Diplomat, Website: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7/is-there-really-a-china-model/>
- Horsley, Jamie P. (2021). It’s time for a new policy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Brookings, Website: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its-time-for-a-new-policy-on-confucius-institutes/>
- Jakhar, Pratik (2019).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growth of China's controversial cultural branch.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BBC, Website: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9511231>
- Johnston, Abby and Catherine Trautwein (2019). What is the China Model? Understanding the Country’s State-Led Economic Model.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PBS, Website: <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article/china-trade-war-trump-tariff/>
- Kang, Hyun-kyung (2021). Don't mention 3Ts': Confucius Institutes endanger academic freedom in Korea.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The Korea Times, Website: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culture/2021/08/703_314693.html
- Kyzy, Aizat Shailoobek (2021). Chinese soft power in Kyrgyzstan grows through culture and language.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from Global Voice, Website: <https://globalvoices.org/2021/09/14/chinese-soft-power-in-kyrgyzstan-grows-through-culture-and-language/>
- Levine, Stephen I., Matteo Mecacci, Michael Hill, Zha Daojiong, Stephen E. Hanson & Mary Gallagher (2014). The Debate Over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Foreign Policy, Websit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7/11/the-debate-over-confucius-institutes-in-the-united-states/>
- Mason, Anna (2021). Confucius Institute controversy.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The Torch, Website: http://www.valpotorch.com/news/article_b3320460-11ed-11ec-b57e-93b34fb971a1.html

Nye, Joseph S. Jr. (2018).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registered_user_welcome&utm_term=email_1&utm_content=20221008

South Africa's top university values Confucius Institute's role in two-way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2021).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2, from Xinhua, Website: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africa/2021-06/07/c_139992451.htm

Staff, Reuters (2020). Pompeo hopeful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s will be gone from U.S. by year-end.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Reuters, Websit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pompeo-idUSKBN25S6AV>

To Acquire Chinese To Embrace the World (2020). Retrieved October 7, 2022, from Chinese Plus, Website: <https://www.chineseplus.net/?lang=en>

Triani, Nicole (2021). Trojan Horse? Security fears drive protests against plans for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Hungary. Retrieved January 12, 2022, from France24, Website: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10608-trojan-horse-security-fears-drive-protests-against-plans-for-a-chinese-university-in-hungary>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8).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2, from USC US-China Institute, Website: <https://china.usc.edu/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chinas-foreign-policy-and-soft-power-south-america-asia-and-africa>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White, Livingston (2001). Reconsidering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ory. Retrieved January 9, 2022, from Arab Media and Society, Website: <https://www.arabmedia-society.com/reconsidering-cultural-imperialism-theory/>

The Cultural Version of the China Model? China's Construction on Cultural Influence

Chien-Ping Fang¹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fluence” rather than “soft power” to understand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culture of China’s ways in the world. “How does China promote its culture and build cultural influence through an approach dominated by government?” With this question, the thesis argues that China’s ways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its cultural influence are different from most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create cultural influence through non-governmental forces. For China, the conn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re generally established with policies and official arrangements. In other words,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play core roles in the matters, and these ways are as such the “cultural version of the China model”.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olicy pla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influence” in China, and use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a case study. Overall, the find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ultural version of the China model” make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fluence” unique in terms of policy plann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from the ca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re are still people in many regions and countries who need the benefits from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teaching.

Keywords: China, Cultural Influence, Cultural Version of the China Model, Confucius Institutes

¹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en-Ping Fang, E-mail: t820822@yahoo.com.tw
Received: 2022/08/10; Accepted: 2022/10/12